

文史资料选编

第 二 辑

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赠 阅

请 交 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20,000 字

1979 年 5 月第 1 版 197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J1071·123 定价, 0.54 元

(内 部 发 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目 录

10

长征路上忆长征

——回忆一九三五——三六年在红军长征路上

的片段·····许义华(1)

忆老舍与文协·····于志恭(14)

谁放的第一枪

——蒋介石指使傅作义进攻绥察热解放区经过

·····刘万春(22)

兰州事件的回忆·····刘忠干(34)

芦沟桥事变始末记·····王冷斋遗稿(39)

国际联盟处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事件的经过·····吴秀峰(50)

抚顺改造回忆录·····尚传道(73)

浅析京剧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李慕良(107)

北京四大名医·····谢海洲(156)

北京中药业解放前后的情况·····谢海洲(164)

长征路上忆长征

——回忆一九三五——三六年在红军
长征路上的片段

许 义 华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根据我们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规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在二〇〇〇年前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次新的长征比之于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时间、条件、历史背景和任务都不相同，但是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今天，当我参加新的长征行列时，不禁回忆起民主革命时期进行长征的那种艰苦奋斗、团结互助、英勇杀敌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许多往事呈现眼前，它激励我、鼓舞我在新的长征中不断前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贺龙同志率领红二、六军团到湘西，攻占了永顺和大庸等县城，解放了我的家乡，把我从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解放出来。我参加了叔叔许庸远和我的两个哥哥一起组织的几十个人的游击队。不久，这支游击队就编为红二军团四师

十一团三营九连。我起初当战士，后来调到二营四连当通讯员。从此，我这个在旧社会给地主当牛做马的小长工，就跟着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了。在长征路上，有几件事是我终身难忘的。

一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攻克了遵义城，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北上抗日，二、六军团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月十三日在桑植县的陈家河全歼敌陈耀汉纵队五十八师的一七二旅，接着又跟踪追击到桃子溪，第三天再歼敌一七四旅和一个师部，收复了桑植广大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又回到了贺老总的家乡。老百姓挑着鸡、鸭、鱼、肉，有的抬着整猪作为慰劳品，送到部队。有的老太太提着满篮子的鸡蛋，要看望我们的贺老总。真是军民血肉相亲，共同欢庆这个重大胜利。陈家河战斗，是我当红军后参加的第一个大胜仗。在这场战斗中，郭正邦同志的英雄形象和他的英雄事迹，使我永远不能遗忘。

我们部队，夜间冒着大雨，运动到陈家河的对面山上。天亮了，看到敌人在陈家河下面河滩的几个小山包上，用机枪朝我们扫射。当时，全体指战员把枪和梭标擦得油光锃亮。司号员把号嘴子拔下来，把号筒里的雨水甩了又甩，把号嘴擦了又擦。团里的参谋、政工人员和通信人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看来，广大指战员

都准备好了，只待上级一声令下。

各连最后一次战斗动员开始了。一排长蔡久同志把队伍集合好请连首长讲话。连指导员周树怀同志，三十多岁，一脸大胡子，大家都叫他“马克思”。他爱说笑话，讲故事，可是今天显得特别严肃。蔡久同志向他报告后，他没来得及还礼，就从战士手中把梭标拿过去，左手抓住梭标，右手挥舞着拳头，高声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侦察部队和十二团昨天就和敌人打响了，他们还抓了好多俘虏。这股敌人是孤军深入，我们二、六军团都来了，等贺老总一下命令，我们要用手中的梭标去缴敌人手中的武器，去夺敌人的机关枪、大炮。我们坚决要把这股敌人消灭掉。”指导员还没有动员完，在我们后山总指挥部的总攻击号令响了。钟连长把驳壳枪一举，喊了声：“四连跟我来！”排长蔡久同志猛的冲出队伍，抢在连长的前面一步大喊：“一排跑步跟我来！”我们连的司号员郭正邦同志一个箭步蹿出队伍“滴滴答答”吹起冲锋号。他的号音刚发出，敌人突然一梭子弹打过来，他摔倒在地。我急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要给他包扎止血，他说：“你快冲锋，不要管我。”我看到他的左腿被子弹穿了两个窟窿，已经断了，血从裤腿一直往下流。卫生员小王跑过来，抱起他的腿要给他包扎。郭正邦同志忍着剧痛说：“你等一会儿，我先吹冲锋号要紧。”他咬着牙用右腿支撑着身子，左手抱着卫生员的脖子，右手举起号就吹。他刚把冲锋号吹完，就倒下了。由于他的大、小腿有两处受伤，又没有药品，止不住血，卫生员两手紧紧按住他的左腿上边。由于他吹冲锋号用力过猛，流血太多，面色苍白，呼吸十分困难。我把他扶起来坐着，他使出全身力气两眼望着我低声说：“你不要管我了！快冲锋……冲锋……去杀敌……。”这时，

卫生员叫来了担架，把他抬上担架。战友们看他受了伤，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我们拿起梭标，跟着队伍向敌人冲去。

整个山谷里的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联成一片。有的部队早已冲到我们前面去了。当我们队伍冲到河滩时，看到敌人横尸遍野，俘虏成群，他们倒背着枪到指定地点去集合。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到处扔的都是。但是枪大都没有枪栓，仔细一看，俘虏肩上背的枪也都没有枪栓。当时谁也不顾这些，就跟着队伍去追击敌人。有的敌人连滚带爬朝河滩跑，跑到河边，水又急，河又深，有的跳进去淹死了，有的就举手投降了。还有一股敌人向陈家河后山跑去，我们全营就追击这股敌人。敌人爬到半山腰，掉头就用机枪朝我们扫射，往下扔手榴弹。这时我们指导员周树怀同志一边往上冲，一边鼓动大家：“同志们！剩下这股敌人跑不了啦！冲！快冲！看谁跑的快！我们来个捉俘虏、缴枪比赛！同志们！冲啊！”话音未落，大家一齐喊：“冲呀！缴枪比赛！”部队一齐往上冲。由于刚下过雨，山坡又陡又滑。我们往上一冲，敌人就往上跑。我看到敌人爬上去又滚下来，滚下来又拼命往上爬。

我们部队都是轻装，除了手中的武器外什么都没有，穿的都是草鞋，下雨对我们有利。人们都说贺龙是“活龙”，越下雨越打胜仗。我们连冲在全营的前面，排长蔡久同志冲在最前面，这时，郭正邦同志的英雄形象又呈现在我的眼前。他和我同岁，但他比我早当一年兵，平时行军，他跟连长在前面，我跟指导员在后尾，晚上我俩经常不是睡在一个草铺上，就是睡在一块门板上，真比亲兄弟还亲。今天他被敌人打伤了，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报仇。我越想手中的梭标攥得越紧，两条腿追得更快。这时，满山遍野回响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和“缴枪不杀”的口号声。我们很快

就冲上了山顶，把这股顽敌全部歼灭了。

战斗胜利结束了。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一群群围起来互相传看刚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崭新的汉阳造七九步枪和整袋子弹，一个个喜笑颜开，谈着这次重大胜利。我看到二班长背着一支新步枪，腰带上别着两三个枪栓。蔡排长背着一支枪，腰带上别的枪栓更多。我问蔡排长：“你怎么光缴些枪栓呀？”排长笑笑对我说：“嗨！小鬼！你还是第一次打胜仗啊！你想，在追击敌人时，缴一支步枪就是七斤半，要缴上十支八支都背上，还能追击敌人吗？”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原来那些俘虏的枪栓都是被缴了械的。枪和枪栓上都有号码，到时候按号码一对就配上了。大家正在说说笑笑，连长走过来让我通知各排把今天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它战利品数字都报到杨司务长那里，好向营部报告。接着连长问我：“司号员呢？”我沉痛地说：“卫生员看着他呢！他……受了重伤。”同志们听到后，顿时静下来。我把郭正邦同志的英雄事迹叙述了一遍。刚讲完，卫生员小王赶来，他悲痛地补了一句：“他伤太重，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连长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眼泪夺眶而出。他沉痛地说：“郭正邦这个小同志，真是个硬骨头！”在场的同志都把红五角星帽摘下来，默默地低下头，没有不掉泪的。周指导员说：“同志们！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胜利是用同志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挥着拳头又说：“同志们！我们要把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擦干净，准备继续战斗，为阶级兄弟报仇！”营部集合号响了，一排长蔡久同志立即吹哨集合，清点人数，我们连在这次战斗中除郭正邦同志光荣牺牲外，只有两个负轻伤的。同志们怀着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和对战友的深切怀念，甩开大步，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贺老总率领我们二、六军团两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经过贵州、云南，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底渡过金沙江。

过了金沙江，银光刺眼的大雪山又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抬头看，白茫茫一片；环顾四周，繁花似锦，一片苍绿。在山下，我们身穿单衣草鞋，还感到很热；可是越往上爬越冷。破晓出发，爬到中午才到半山腰，这时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有些年大体弱的战友倒下了。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骑的骡马都让给了伤病员，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弹药，从上至下，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大家决心不掉队，拼死拼活也要爬过去。爬雪山十分艰苦，有的冻伤，有的冻死。敌人在山头上伏击打冷枪，有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斗，终于翻过了大雪山，第二天的下午，到达当时的西康省中甸县。我们从桑植县到中甸县，在一百四十多天中，共行军八千一百多里，还不算和敌人转山头打仗。那时我正在新兵团做青年工作。由于部队昼夜行军，连续作战，部队减员很严重，把新兵补充到部队后不久，机关就实行精兵简政。我从师政治部组织科回到十一团二营的五连二班当班长。我们这个班是全连人数最多的班，开始有七个人，后来只剩下三、四个人，副班长叫吴平和。人数虽然少了，但团结战斗的意志仍很坚强。

我们二方面军从四月开始爬雪山，六月到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合进行了休整。当时各种物资都十分缺乏，只给我们部队发了少

量的粮食，给伤病员补充了些牛皮草鞋。

我们分到一些青稞麦，由于部队多，磨子少，无法都磨成糌粑面，只好按藏民的办法，把青稞炒熟，用两块石板交错把青稞麦搓碎，装进米袋子里。我们把粮食节省下来，留到最需要的时候用。

“牛皮草鞋”，主要是发给伤病员，其他人就很少了。说是牛皮，实际并不全是牛皮，也有马皮、骆驼皮做的。红军把生皮子用硝水一泡，去了毛，也没硝熟透，就把厚些的皮子剪成鞋底，薄一些的皮子剪成二指宽的条子，缝在底子上用作鞋鼻子、鞋耳子和后跟，再用一根筷子粗的皮绳子一穿，就是很好的鞋子了。可是因为没硝熟透，皮子油性大，皮质较软，水一泡，穿不久就变形了，有的同志宿营时就在火边烤。有一次，一位同志不小心把它烤糊了！这一糊竟散发出一股近似肉香的味来。所以，在过草地极端缺粮时，有的同志把穿烂了的皮草鞋用火烧、用水煮了吃，有的还没穿烂也用来充饥了，可见行军中的艰苦。

过草地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我们连续走了好几天，却是一望无际的水草地。有的地方有条小道，有些地方看不见路，也没人烟。天气变化无常，有时烈日当头，一瞬间却乌云四起，狂风暴雨。有时加上冰雪，向人们劈头盖脸地袭来。尽管如此，部队仍然一往无前。有时走到地势高一些的地方，草根很深，没有水。有些地方到处是草，也有水。部队就在泥滩里行军，有时踉着水走，有时看到草皮上没有水，但人马一走，把许多浮在泥水上面的草根踩松了，水就冒出来了。草根少或没有草根的地方，就容易把人和牲口陷进去。

一天下午，有个病号骑着一匹枣红马从我们队伍右边过。他

打着马，想走快一点赶到我们队伍前面。马快走了几步，一下子掉进泥沼滩。我们赶忙跑过去把人救上来，可是那马越陷越深，我们几个拉马缰绳的同志脚也随着往下沉，就这样，还是拉住缰绳不放，马笼头比较结实，可是马缰绳已经旧了，结果缰绳断了，几个同志摔倒了，马很快就陷进去了，只见它挣扎两下就看不见了。我们班的小唐同志就是因为天快黑时，一不留神掉进了泥沼滩牺牲了。我把他的枪拾起来背上，就这样和这位亲密的战友告别了！有多少烈士就这样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的叔叔许庸远也是这千百个烈士中的一个。

长征时，许庸远叔叔对我政治上、工作上各方面都很关心。从根据地出发，到爬雪山过草地，他每见到我，总是要我好好工作，并且用苦难的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他经常对我说：“在旧社会，你的父母受尽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早早就离开了人世！你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你两个弟弟逃荒要饭，你姐姐妹妹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真是家破人亡！现在我们活着，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到底。”有好几次他特意到我们连找指导员了解我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是我的亲叔叔，又是我的革命前辈，他牺牲时的情景，至今犹在我的眼前。

我们进草地走了十几天，没有看到一户人家，有时看到几堵破围墙，早就没有人住了。问通司(翻译)，说是国民党反动派把房子烧了。

一天下午，听说快到阿坝了。就在那天，我不知道吃什么野菜中毒了，肚子疼，头上直冒汗。自从我们班小唐牺牲后，他的枪一直由我背着。本来身上负担很重，压得喘不过气，再加上肚

子又痛又泻，身子又软又疲，每往前迈出一大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实在走不动了，我就用枪顶着肚子，休息一会儿。可是跑肚时一蹲下，就站不起来。当我拼命挣扎着站起来时，感到两眼发黑，天旋地转。我闭上眼睛强挺起身子，硬使两腿支撑住自己不要倒下去。当晕眩过去，睁眼一看，部队已走远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背起两支枪赶队伍。正在吃力地赶路，忽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越走越近。他身围夹被，步履艰难地走着，越看越象我叔叔，我想：他怎么掉队了？就是他！我看见叔叔吃力地拖着沉重的两腿往前走着。他头戴红军帽，身披破夹被，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得没有了。光着两只脚，两条腿肿得老粗，还裂着口子，脓血顺着腿往下直流。

这时我心里非常难过，鼻子发酸，两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强抑制住自己，紧赶了两步，搀扶着叔叔问道：“你怎么掉队了？”“不要紧！我能走！我能赶上队伍。”他吃力地回答着我。他面色更黄，脸上更瘦了。他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胡子很长。两只眼窝很深，眼皮肿得发亮。我赶快把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麦都装进他衣兜里，叫他吃了几口，又从水沟里舀来一碗水给他喝。他的精神稍好一些，但是走路还是很吃力。我在河沟边拾了一根干柴棍子给他拄着。他对我说：“行了，你走吧，我能赶上队伍。你还有一班人呢，当班长的掉在后面怎么行？不要管我了！快走吧！”我还是搀扶着他走。他又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平时要处处做群众的模范。不要只看到我们现在天天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将来还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呢！”叔

叔一边走一边又说：“我们现在一定要跟着贺老总走出草地，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合，去见毛主席。”

叔叔几次催我赶队伍去，不要管他。“不要忘记你还有一班人！”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不得不忍心离开他，去赶队伍。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走了好远还看到他在慢慢往前走。又走了好一会，忽然天气变了，乌云四起，疾风暴雨，雷电交加，还一阵阵下着冰雹。冰雹打在枪筒上当当地响，打到头上生疼，头上肿起一个个的包。这时，我不得不得想起了叔叔的处境，越想越放心不下，最后下决心回去看看他。往回走了一截又一截，还是看不见叔叔的影子。雨越下越大，我浑身早已湿透了，枪筒子里都灌进了水。这一切我都不顾了，一直往回走，终于在一条小河边，看到叔叔趴在地上。我跑过去叫了两声，他不答应。只见他左手抓住一把草，右手还紧握住我给他拾的那根棍子。我把他扶起来一看，口鼻流血，已停止呼吸了。在这荒凉无际的大草原上，前后看不见一个人，我失声痛哭起来。不一会儿，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了来，我把一块洗脸的手巾解下来，盖在叔叔的脸上。这时雨小了一点，我和收容队的同志一起掩埋了我的革命老前辈——我敬爱的许庸远叔叔的尸体，踏着他的血迹，继续长征！

三

我们从六月进入草地之后，和阶级敌人斗，和大自然斗，终于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在八月份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快出草地时，翻一座大山。从早晨出发，我就感到头晕脑胀，两只脚轻飘飘的，有些不听指挥。我背着两支步枪，走不远

就感到很吃力，满头大汗。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天也要翻过这座大山。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向革命先烈学习！生命不息，前进不止。

大部队都翻过山了，掉队的同志也都坚持赶上了队伍。但是当我爬到半山坡时，更感到吃力了。粮食早已吃光，空米袋当腰带紧紧束在腰上，战友送我的牛皮草鞋也煮着吃了，光着两只脚爬山更吃力。这时，山坡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羊肠小道上，继续前进着。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翻过山去就是胜利。

山越爬越高，也越来越陡，山上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走不动了，就把枪立在地上，枪口靠在胸前，把腰上的米袋子再紧一紧，喘几口气再往上爬。这时天气也来作对，阴沉沉的浓雾从身边涌过，好象把人扣在锅底下。我想起了指导员在出发前讲的：“……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坐下休息，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如果躺倒就算完了！坚持就是胜利。”我又往上爬了一会儿，头重脚轻，两眼发黑，恶心想吐。一阵阵冷汗和雾雨浸透了全身的衣服。头上的汗水流到眼里，刺得眼疼，流到嘴里满嘴咸味。在这静静的山坡上，除了自己的喘气声之外，什么也听不到。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好象后面有脚步声，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我想扭过脖子去看看，但脖子扭不动，想转过身子也转不过来。只听见走过来的人亲切地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回答了，他说着从我肩上把两支枪都接了过去。这时我才看清，他个头也不高，身上挂着一个皮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战友。我问他的单位和姓名，他说：“这里空气稀薄不要说话，快走！”我的两腿发软，刚迈步差一点摔到坡底下去。定了定神向前又挪动了几步，又摔倒了。他忙把我扶起来说：“我这里

还有两把炒面，你吃了吧！”边说边将炒面一把一把送到我的手里。我吃过炒面，觉得心里平静了些。他说：“快走吧，我推着你。”说着，他左手扶着肩上的两支枪，右手推着我的后腰走。就这样，把我从半山腰一直推到山顶上。我直起腰使劲喘了几口气说：“下坡了，你把枪给我背上吧！”“不！下了坡再说。”人们常说，上坡容易下坡难，其实上坡不容易，下坡确实也难。下山时我的两条腿直打哆嗦，这时他又让我在后面扶着他的肩膀下山。走到半坡时，我觉得可以跟着走了。天也快黑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下山到宿营地后，他把枪给我，这时我才知道，他姓朱，是四师政治部的特派干事。真是阶级兄弟比亲兄弟还要亲。后来，在日寇投降时，到内蒙古我和他又见面了，互相交换了照片，约定等革命胜利后再见面。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听说他是跟着部队南下了，我常常想念他。

*

*

*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长征，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长征时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一直做为无产阶级的传家宝，在发扬光大。

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现在，我们跟随华国锋同志进行新的长征，必须坚定地遵循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征途上，同样会有许许多多的“雪山”、“草地”需要我们去征服，有许许多多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我们去突破，还有阶级敌人、修正主义集团向我们搞袭击、打冷枪。我们必须有当年红军那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持团结互助、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精神和实践。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又说：“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华国锋同志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忆老舍与文协

于志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去武汉，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工作，从而有机会认识老舍同志，了解他在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现在，就我记忆所及，把当时一些感受较深的事情记载如下。

文协的成立和在武汉的活动

芦沟桥事变数月后，老舍接受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的邀请，住在武昌黄土坡千家街福音堂。在这里的作家还有吴组缃、刘思慕、赖亚力等。冯玉祥请老舍和何容办了一个刊物叫作《抗到底》，意思就是抗战到底不投降。冯玉祥还请老舍帮助赵望云搞了个《抗战画刊》。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是主要筹备人之一。这个组织是全国文艺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理事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会员包括了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家。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号召作家“入伍”、“下乡”，组织战地服务团和访问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开成立会那天，有文艺演出，由参加大会的文艺工作者登台表演，盛况空前。老舍化了妆，头上围着一块手绢上场，演出了精